

一棵杨树的风骨

□辽宁朝阳 风凝

走过春的蓬勃,夏的葳蕤,秋的萧索,一棵杨树迎来了它生命最刚毅的时刻。

当寒流一波波袭来,当朔风一阵阵吹起,草木的叶子以最快的速度枯黄,凋落,归于沉寂。一棵杨树,褪尽华衣,风骨毕现。正如诗人聂鲁达所言: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,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见。”我相信,一棵树和一个人一样,都有造化。

杨树是不择土壤的。深山中,田野上,村庄里,街道旁,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它爱阳光雨露,爱飞鸟流云,也爱风霜雨雪。每过一年,它就默默地在身体里画一个圈,淡定而从容。待到一朝一日,被当成绿伞,制成农具,打成橱柜,截成屋檩,变成一切它可能成为的模样。

在我家楼院外侧的主街上,生着一排粗壮的老杨树。每至深秋,

阔大的叶子纷纷落下,飘飘悠悠,不慌不忙,发出细微的声响,带着一种随遇而安的超然。自然飘落的声音与脚踩上去的声音是绝对不一样的。前者,是自然的轮回;后者,则是同命运的抗争。世间万象,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机遇,不同的心境,感受自是不同的。就好像,看一个孩子在马路旁啃糖葫芦,和看一个民工在花坛边吃盒饭,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而在清洁工的大扫把之下,落叶发出的,又是另外一种声音。这声音很嘈杂,每片叶子都在说话,或歌唱亲友的欢聚,或诉说时令的更迭,或感慨生命的蜕变……

直至深冬,依然有叶子固执地挂在梢头。我想,它们的骨子里一定有着不屈灵魂,那,便是作为一棵树,一片叶的风骨。寒风里,飞雪中,这些杨树站得整齐且笔直,以一种军人的姿态,驻守在那里,那不落

的叶,固执地在寒风中颤抖。

在山村,在郊原,也会有很多杨树。这是作为一棵杨树的骄傲,在哪里都要站成一道风景。它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,它的根,拼命地向下扎,扎向你看不见的大地深处;它的干,用力地往上长,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。

如果够幸运,你还会看到一种奇景,那便是落叶从中的枯叶蝶。这种蝴蝶翅膀反面呈枯叶色,从前翅顶角到后翅臂角处有一条深褐色的横线,加上几条斜线,酷似叶脉。故而,两翅并拢停息时,很难与枯叶相区别。我当时也是因为童心大起,在片片落叶上踏过,收获的惊喜。那一刻,被大自然的奇妙深深折服了。

在这个寒风肆虐、万木萧杀的季节,做一棵卓然矗立的杨树吧,用枯枝蘸一抹暖阳,在斑驳的影翳里记下光阴的故事。

平视的奥妙

□南京 夏天悦

曾几何时,生活被喧嚣所包围,每日随人潮涌动,到达下一个目的地。这时,才体悟出平视的奥妙。

这奥妙不是至理名言,不是智慧宝库的金钥匙,却像一块永远吃不完的糕点,偷偷尝一口,总有回味无穷的甜,渗进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从匆匆忙忙的周五早晨说起吧。

工作日的七点,没有人会留心路边闲逛的猫咪,更忘了听鸟鸣风啸,为叶底探出的淡紫色牵牛花而惊喜。

地铁上热气蒸腾,几乎每个人都深深地低下头,对手中的小方块献上最诚挚的敬意。电子屏幕的彩光一阵阵映在人们脸上,他们又哭又笑,似痴似傻,仿佛灵魂不存于身体,已被手机吸了进去。

好在我身上没有手机,自不会错过这般好景。环顾四周,看窗外熟悉又陌生的道路。这条路,我常看常新,一年四季各不同,晴雨天也是各异的模样。想着到校后的听讲,我进入了班级。

男生们在讨论游戏,有人一掷

千金,有人彻夜不眠,有人不屑讥讽,也有无动于衷的。我凝望着靠窗的男生。他平视游戏,不充钱,只将之当作消遣,与打羽毛球无甚区别。他平视自己,知道自己的斤两,初中便定下了医生的职业志向,选中了一所以医学院闻名的大学。

我多想向他学习,不盲目自信,高估自己;又不贬低看轻,过分自卑胆怯。一个学会平视的人,漫步在校园中,永远不卑不亢,不紧不慢。他从来不问时间,因为手表他常年携带,不怕赶不上下一班公交;他不会动摇,因为目标清晰明了,计划周密却不繁琐,按年月而定。时间从他指尖缓缓流逝。

晚上,与家人共进晚餐,专注于每一道菜,赏色香味,赏桌布与碗筷。父母很开明,把我当平辈,不指手划脚地提出成绩的要求,也不会有对我早恋的担心。他们说班上的趣事,我谈校园生活,一顿饭下来“宾主皆欢”。

一夜无梦到天明。周六的清晨,我开始学习。

这时,便显出一楼的好了。十

楼临天高,只看到树梢鸟影,人是小黑点,更远处除了高楼就是商业街区,做不到闹中取静。地下室的小窗处,全是落叶堆积,灌木丛的枝和根倒是看得仔细,时不时有过路的猫咪。

一楼则不同。秋日,天高云淡,三棵斜斜地插入窗框围起的画卷里,一棵常青,一棵通身翠绿,还有一棵缀满了渐变色的叶。

叶片由红到绿,原是很突兀的事情,可自然的笔把它涂得美丽又宁静。风过雁鸣,树像一条秋天的鱼,洄游在风的溪流里。鱼的每一片鳞都随之摇曳,折射出波动的光。

我就静伫屋中,平视着自然,不想着向她索取,不想改变,也不愿出屋去风里,和她亲近。我和她,像两个互不打扰的笔友,我某天会收到她送来的红叶的信;她有时又从风里檐下,听到我的私语。

……

平视的奥妙,我的一生也难说清,可惜纸短情长,暂且搁笔,去体味它在生活中处处可见的身影。

芳邻

□南京 吉卫明

邻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爱养花,起初家门口只有几盆花,不多久,居然十盆八盆的有些规模了。一天,见一盆盆中开着几朵红艳艳的大花头,奇怪的是没有植物茎秆,问她这花叫什么名字,她没回答,只一脸笑容说:好看吧?

好看。我为她点赞。一来确实没见过这样的花。二来还因为刚刚听说,她从农村来儿子家的这些年,偌大年纪竟一直在外打工帮儿子还房贷,辛苦劳累之余,尚有心思养花。

养花是她不自觉间添的喜欢,她经常能拾到别人丢弃的花草,或者是侧隐之心或者就是喜欢,她把捡拾来的都带回了家。比如那几朵大花头,就是她下班途中,见一家公司开业剪彩后丢弃的花枝,她剪去其茎秆,直接将花头插在花盆里,说不定被蒙的不止我一个呢。

我问她所种的花都叫什么名,她指给我看,这是茶花、君子兰、金桔、鸡冠花、虎皮兰,这是?她摇摇头说不上来了。我接着指给她:这是含笑、虎耳草、小叶黄杨、金边黄杨,当我指到一个盆子,说这是中药材桔梗时,她有些尴尬,解释说看花挺好看,就随手挖来了。我向她说明鲜族有一首民歌《桔梗谣》,曲调很欢快,唱起来很好听。我说,这个东西还可以卖钱呢。她来了精神,问怎么卖钱。我说那是以前的事了,她立刻又没了劲头。

她对花舍得花钱。某日,有一

美好“食”光

□如皋 吴光明

冬天明明已经到来,可我似乎依然停留在家乡的秋天里,享受着那无与伦比的美好“食”光。

老家位于一望无际的江海平原,每年秋天,我总要拖儿带女回家一趟。今年适逢秋分时节,踏上家乡的土地,但见遍野都是金灿灿的稻谷,黄澄澄的玉米和绿茵茵的大豆、花生、山芋等,庄稼人收割的收割、装运的装运,到处洋溢着成熟丰收的喜悦。河水边,高瓜秆上伸出一支支被叶片层层包裹的“苞笋”;碧蓝的水面上,一群群鸭子时而追逐嬉戏、时而伏岸歇息,几块水菱的菱盘下露出一颗颗皮脆肉美的菱角。农家的围墙上、棚架上、树枝上爬满了墨绿色藤蔓,藤蔓间挂着一条条丝瓜、一根根豇豆和一簇簇扁豆。豇豆白里透青,活像挂在货架上的条条翡翠项链;扁豆颜色艳紫,美若一只只半栖的蝴蝶。藤蔓下,几个老人和小孩儿,一条板凳,清夜闲话,欢声笑语。几户门前的柿树特别耀眼,树上的柿子如同一只只“红灯笼”,高调地擎在遒劲的枝头上,招引着馋嘴的鸟雀儿围着它直打转。

进城带孙子的人

□南京 张学庆

儿女大学毕业在城里找到工作安了家,有了孩子家里就乱了套。而他们从父母升级为爷爷奶奶,最后的任务就是进城带孙子。

家里收拾收拾,地里庄稼种下了请本族亲戚照看照看,刚翻新的三间老屋交给铁将军,冷落一旁的锄头、铁锹、扁担,成了岁月的弃儿。从门前的槐树到村口,短短一节路,没走几步就回头看了好多回。屋顶竖着的烟囱,张着口却说不出口,爬上架的丝瓜,路边的拉拉藤扯着裤脚不松手,都是些牵肠挂肚的事,让他们的灵魂陷在地头迈不动脚步。

种了一辈子的地,进城当了业主还不习惯。住在一楼的人,在窗前的花坛里栽了几棵葱,被小区物业保安拔掉了,气得他们有点水土不服,和保安吵了两回。小区里面不给栽葱,就跑到小区外面的河边种菜。河道两边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种蔬菜,青菜萝卜刚长出来就被铲了。

他们就跑到更远的地方,在围挡的荒地废墟里开荒,刨出一片春天,把农村的那些事种在城市边上。

六、七十岁的老人,带带孩子做做饭,享享天伦之乐不是蛮好的吗?可他们总想找点事干,门卫、保安、扫街的清洁工,在小区穿上绿马甲,他们就是垃圾分类的管理员。两千多元一月,挣一点是一点,装在口袋里,用起来方便,也能为家里出点力。

小区里的人都是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。东北的泡菜,山西的醋,四川的麻辣,安徽的腐乳,还有河南的咸菜干,聚在一起,高一声低一声,方言就串了味,闷在心里的委屈掏出来,家家都一样。晚饭做好了,媳妇又要点外卖,早晨做的馒头韭菜饼,儿女都不爱吃,手机点一下,肯德基小甜点麻辣串就送上门来。桌上的剩饭剩菜,懂得饥饿的人谁舍得倒呀,不倒就自

己消化,装在肚子里叽叽咕咕,儿女还要说他们小气,几句话堵在心里成了隔夜的胃病。

小区广场不大,巴掌大的空地,一到下午五点钟就热闹起来,幼儿园放学,孩子们都在这里玩耍。玩滑板,骑小车,他们跟在后面左一声右一声喊着小心。这边的笑声沾着一手泥,那边又抱起跌倒哄个不停。

住在城里,他们惦记着老家。从农村出来,就把二十四节气揣在心里,没事就念叨念叨。记住清明要给先人上坟,记住小满布谷鸟一叫,季节到了麦子黄的时候,连刮几天西南风,他们笑声里就飘出了麦香。此时,心早就长了翅膀,买一张车票回老家赶一场丰收的庙会。夏收夏种忙完了,把家里冷了很久锅灶点把火重温一下乡村的日子,请几个乡亲在门前喝酒,醉了也痛快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09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